

黎锦蛙纹的美学形式

李文锦, 陈彬*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从黎族蛙纹的起源与发展入手,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考察等方法,分析黎锦蛙纹形成的历史、自然因素,根据构图特点和排列秩序解读黎锦蛙纹的形式美特点,从历史与自然,符号与精神的关系分析黎锦蛙纹的内在美特点。研究认为,黎锦蛙纹以独特的菱形构图搭建起纹样的审美特征,体现出黎族人民与生俱来的审美意识。黎锦蛙纹的发展、演变凝聚了黎族人民的智慧。

关键词:黎锦;蛙纹;审美;菱形构图;纹样内涵

中图分类号:J 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2)04-0349-05

On the Aesthetic Form of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LI Wenjin, CHEN Bin*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and natural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work. The paper focused on the formal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rrangement order, 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inne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in terms of history and nature, symbol and spirit.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which is built up by the unique rhombus composition, are based on the innat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the Li people. Throug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has condensed the wisdom of the Li people.

Key words:Li brocade, frog pattern, aesthetic, rhombus composition, pattern connotation

黎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其先民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1]。由于地处海南岛,交通较为封闭,黎族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古老而神奇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传统的黎族织锦——黎锦。黎锦不仅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还因其丰富的纹样类型闻名于世。由于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黎锦纹样成为记载黎族人民社会历史的“象形符号”,又称黎族的“活化石”,因此研究黎锦纹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随着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南黎锦展开研究。王学萍^[2]、符桂花^[3]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黎族人民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传统工艺,具体包括黎锦的纺织染绣、木

作、雕刻、制陶和剪纸等;孙海兰等^[4]基于黎族传统筒裙图案,从黎锦蛙纹、人形纹等纹样入手,分析了黎锦纹样所包含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符号意义与社会文化内涵。然而,大多数对于黎锦蛙纹的研究只是将史料进行归纳分析,缺少方法论支持。文中利用美学原理研究黎锦蛙纹的形式美与内在美,以期揭示其审美价值与标志性符号的内涵。

1 黎锦蛙纹概述

1.1 蛙纹的起源与发展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黎族宗教信仰虽然受到汉族的影响,但其本民族固有的信仰从古至今都占

收稿日期:2021-10-05; 修订日期:2022-05-26。

作者简介:李文锦(1997—),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陈彬(1965—),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创意设计和流行趋势等。

Email:cbdonghua@163.com

据着主要地位,并渗透到黎族人民生活生活的各个方面。黎族信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崇拜的对象也很多,其中蛙崇拜最为典型。黎族的蛙崇拜源于“万物有灵”的理念^[5]。在黎族的神话故事中有很多关于青蛙的传说,在这些故事中青蛙有着可以拯救族群的超能力,由此可见青蛙在黎族人心中的地位。另外,青蛙还有化生再造的象征意义,因为每当寒冬过去,春天万物复苏之时,冬蛙便会苏醒,蛙声响起提示着春天来了;并且蛙与雨水密不可分,对于原始人类而言,雨水滋养着大地也养育着他们。因此,蛙崇拜也饱含了黎族人向往风调雨顺、期待丰收的美好愿望。

蛙崇拜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产生的一种崇拜模式,它体现了人类的一种生殖崇拜观念^[3]。青蛙产卵多,繁育能力很强,它圆润的肚腹和孕妇的腹部相似,于是原始人类就常用青蛙象征女性生殖器官。赵国华^[6]的研究表明,蛙纹是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的基本纹样。当然,蛙崇拜除了表现在黎锦的蛙纹上,在黎族女性的文身中也常见蛙纹,且周围布满象征生命幼体的黑点。

1.2 蛙纹的造型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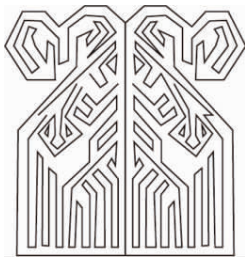
黎锦的纹样多达 160 多种,大致分为人形纹、动物纹、几何纹、植物纹、物体纹、汉字纹等 6 种,动物纹中蛙纹的数量最多,因为“实际上,黎锦中所有纹样都与青蛙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7]。黎锦蛙纹造型多样,它从具象到变形、再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中,也在不断脱离青蛙的原始形象,融入更多民族内涵,给人以更多的解读方式以及想象空间。正像哲学家卡西尔谈及符号语言时所说:“像言语过程一样,艺术过程也是一个对话和辩证的过程。”^[8]

由于黎锦制造工艺的限制,完全写实的蛙纹图案是不存在的。文中按照蛙纹造型特征将其分为以下 3 类^[4]。

1.2.1 具象蛙纹 具象蛙纹从符号形态上十分容易看出青蛙的特点,如青蛙的标志性动作、常见的形态,以及使用类似万字纹的符号表现青蛙巨大的双脚。具象蛙纹是将蛙的形象初步加工而成,且视角多为正面平视,很容易辨认;其图案造型简洁,线条较柔和。这种蛙纹流行于保亭、三亚、陵水、五指山一带,在黎族哈方言、杞方言地区妇女的筒裙纹样中较常见。图 1^[4]为哈方言地区的蛙纹。哈方言地区蛙纹样较为复杂,形态丰富,构图多变,颜色浓烈。



(a) 哈方言地区黎锦



(b) 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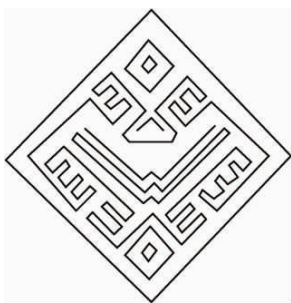
图 1 哈方言地区的具象蛙纹

Fig.1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of Ha dialect area

1.2.2 变形蛙纹 变形蛙纹是在具象蛙纹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并重新排列,即将写实的蛙纹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出具有装饰艺术性的几何纹样。变形蛙纹通常是在一个大的蛙纹图案中分布着很多小的蛙纹,保留了青蛙的菱形化特点,同时选取一个侧重点(青蛙某一动态的奇特姿势或是“抱对”这样的生活习性)着重表现。从变形蛙纹中虽能看出青蛙的形态和动态,但其形象已发生了一些改变,内涵也进一步深化。图 2^[4]为美孚方言地区的变形蛙纹。美孚方言地区的变形蛙纹则更加大胆,采用很多锯齿状线条表现蛙的整体形象,十分独特。



(a) 美孚方言地区黎锦



(b) 蛙纹

图 2 美孚方言地区的变形蛙纹

Fig.2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of Meifu dialect area

1.2.3 抽象蛙纹 抽象蛙纹由于历史、生殖崇拜等原因,在与人形纹符号结合之后,很难区分蛙人之间的差异,“蛙不似蛙、人不似人”也是这类抽象蛙纹的特点之一。此类纹样主要造型特征为人体蛙姿,即轮廓为人,可以看见其头、身,但依然保持青蛙的姿势,且手部或脚部有“蛙蹼”的突出特点。这种奇特的蛙人纹样在润方言和杞方言地区服饰中较常见。图 3^[4]为杞方言地区的抽象蛙纹。



(a) 杞方言地区黎锦



(b) 蛙纹

图 3 杞方言地区的抽象蛙纹

Fig.3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of Qi dialect area

2 黎锦蛙纹的形式美

织制是黎锦生产的重要环节,黎族妇女十分擅长“通经断纬”“通经通纬”的织制技艺(见图 4),这种织制技艺更容易织出菱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黎锦蛙纹是通过整体模仿,在写实的基础上不断变形、抽象,形成特殊的蛙纹;再通过菱形构图,二方、四方连续变化后,形成有节奏感、秩序感、平衡对称之美的纹样。黎族妇女将生活经历中的感悟通过织绣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生活环境产生美的经验、美的经验构成审美意识、审美意识形成文化产物的循环过程。因此,通过黎锦蛙纹可以看出黎族人对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景。

无论是在传统绘画还是作品设计中,构图往往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决定着作品呈现的艺术造型。构图美是黎锦之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黎锦纹样的多元化,一幅黎锦作品常常能表现丰富的思想内涵且极具故事性,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加

之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黎族织娘织制黎锦时往往不打草稿,也没有基本的构图原理知识,她们是从母亲或者祖母那里通过“手手相传”的方式得到类似构图,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构思画面,并且在织造过程中不断调整,所以整个构图过程充满了随机性。这样织出的黎锦,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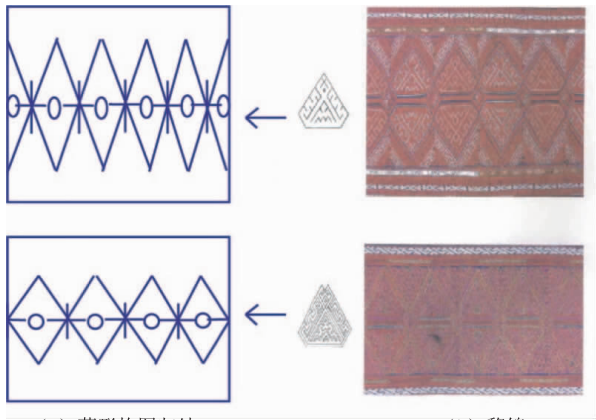


图 4 黎锦特殊的织造工艺

Fig.4 Special weaving process of Li brocade

2.1 菱形构图

菱形构图是海南黎锦蛙纹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菱形的形成与青蛙的形态有关,张开的蛙腿自然形成巨大的菱形。黎族姑娘蛙纹筒裙中的蛙纹都是由一系列菱形图案排列而成,它是将青蛙形象经过不断抽象、几何变形,最终形成以菱形为基本构图的黎锦纹样(见图 5)。



(a) 菱形构图归纳

(b) 黎锦

图 5 黎锦蛙纹的菱形构图

Fig.5 Rhombus composition of Li brocade

由图 5 可以看出,黎锦蛙纹的菱形构图分布均匀,有一种对称的美感;另外,通过无数菱形构图组成的图案更具协调美,纹样中加入各种排列线条表现青蛙的形态,使整个画面更加丰富。图 6 为哈方言地区的菱形构图。这种菱形构图在很多中国传统的纹样中也可以看到,如传统的中国结纹样就是菱形构图;除了服饰之外,菱形构图更多地运用在

传统建筑中,从而体现其大气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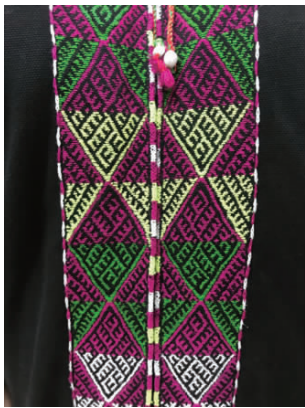


图 6 哈方言地区黎锦蛙纹的菱形构图

Fig. 6 Rhombus composition of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in Ha dialect area

2.2 直线分割

黎锦的构图中,可以看到很多直线分割的形式,除了大量的直线、斜线之外,许多底色色彩变化也形成了自然的直线分割构图(见图7)。相同的纹样排列在一起,通过改变底色,就形成了具有黎族特色的直线风格构图纹样。除了色块的分割,黎族织娘还常采用直接织出菱形的外边框、再将单个纹样放在边框中的方法,这样也会使整体构图有直线分割的布局感。在黎锦中有不同的几何纹路,除了菱形之外,方形、三角形、V形等同样常见,它们多以或长或短的直线构成,这是由黎锦织造过程中经线、纬线相互交错的构造方式决定的。直线条更容易织造,且方便勾勒出各种造型,由此不断积累,形成了黎锦直线分割的构图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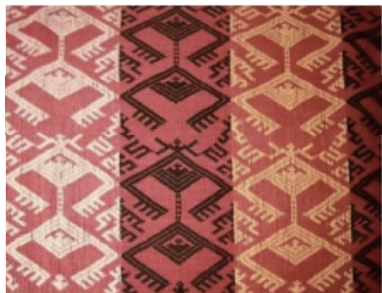


图 7 黎锦蛙纹

Fig. 7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2.3 主次组合

通常在一幅黎锦中有主体图案和辅助图案,主体图案以蛙纹和人纹为主,辅助图案一般是植物或其他动物。主体图案占比较大,且占据画幅的中心位置^[9]。如果是独立蛙纹,则周围一般以环绕的形式布满其他辅助图案,然后以此纹样为一组进行二方或四方连续完成;如果是竖条连续性蛙纹已经组成纹样组,则其他辅助图案也会以连续的方式形成

纹样组,然后进行对称排列。辅助图案的面积占比较小,一眼就可看出主体图案。

3 黎锦蛙纹的内在美

3.1 历史与自然

青蛙图腾是远古时代先民信仰的代表之一,它承载了很多文化内涵,蕴含着黎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黎族本身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图腾成为其文化具象化的缩影,黎锦上的蛙纹不只是单纯的图案,它往往包含了黎族特有的故事情节(如对祖先的崇拜、祭祀的场景,还有日常生活等)。因此,蛙纹是黎族人民表达情感和传递思想的产物。当一个事物被附加了情感,它就拥有了美。所以当人们观赏黎锦蛙纹时,常常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文化美。

黎族人就像很多原始部落的人一样,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见图8)。很多纹样都源于自然,蛙纹是其主要代表之一;另外,即便是将蛙纹与人纹结合形成的蛙人纹样,依然保持了其明显的自然属性,不人为创造、刻意雕琢。在蛙纹的不断演化中,也不存在固定的形式,不以原始动物的形态为枷锁,强行模仿与写实,而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对其进行抽象化表现,这样创造出的纹样更有其自然的美感。



图 8 黎族妇人的蛙纹文身

Fig. 8 Frog pattern tattoo of a Li woman

3.2 符号与精神

抽象简化的黎锦蛙纹以点、线、面来描绘物体,高度提炼青蛙的形态特征,可见黎族织娘已经可以运用符号的思维方式反映生活并表达情感,亦可看出黎族人的智慧与审美发展程度。黎锦蛙纹的3种表现形式,深刻体现了抽象与具象美,黎族人用简单的几根线条就可以捕捉到青蛙哺乳、生育等动

作的精髓,运用不同的色彩线条和独特的结构,创造出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黎锦纹样。通过不断变形、抽象,实现黎族人追求的人蛙合一形态;同时,将其精神追求与愿景,通过艺术的方式融入蛙纹中。

人类拥有再现事物自然秩序的本能,这种本能经历了从物到象的过程^[10]。各种丰富的视觉效果和装饰图案的制作,充分体现了人类再现物质世界的智慧。在黎族发展的历史中,黎族人从观察到创造图案,已完全具备了一种审美上的秩序,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结构,它使得蛙纹图案具有了基本的文字符号特征,亦具有宗教性、象征性,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传递工具。与此同时,黎锦蛙纹具备了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双重职能,而其作为艺术符号更具备了传播、延伸的特点。从图案的符号学角度分析,黎锦蛙纹的产生及发展与黎族人所处的环境、当时人们的视觉感知及情感、文化意识等紧密相关,也受到社会共同认知(即集体潜意识)、民俗方面的影响。图案的符号化,使黎锦图案不仅具有观赏性,而且附加了超出视觉范围的属性,加入了文化、历史、精神的认识。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曾说过:“在原始人的艺术中,存在这两种因素:一种是单纯的形式因素,只靠形式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另一种是形式本身具有某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含义就赋予艺术品以更高的美学价值。”^[11]黎锦蛙纹的美,不单纯局限于形式因素,更在其丰富的内涵。将青蛙这一实体形象抽象化,赋予其形式美,使其具有纹样的装饰作用;同时蛙纹的符号化含义,赋予它感性的情绪。无论你是否对黎族文化有所了解,在观赏一幅黎锦纹样时,能强烈感受到制造者对其投射的强烈情感,这也是黎锦符号的精神之美。

4 结 语

文中采用文献收集、实地考察等方法对黎锦蛙纹的审美形式进行简要分析,黎锦蛙纹不仅是一种具有艺术美感的纹样,更是海南黎族文化的结晶,包含了黎族人民的审美意识。黎锦蛙纹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特有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黎锦蛙纹符合装饰美的基本特点,其纹样以菱形构

图为基础,通过直线分割与主次组合,形成一种具有形式美的独特风格。虽然纹样本身没有感情,而一幅黎锦作品却能表现出丰富的思想情感且极具故事性,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人类赋予它文化内涵,因此可以从黎锦蛙纹中读出其民族性、历史性及神秘感。研究黎锦蛙纹对丰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沫. 海南黎族文身及其社会性[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9.
- [2] 王学萍. 黎族传统文化[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3] 符桂花. 黎族传统织锦[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
- [4] 孙海兰, 焦勇勤. 符号与记忆: 黎族织锦文化研究[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 [5] 孙茜. 黎族蛙纹图饰的审美特征探析[J]. 工业设计, 2016(9): 140-141.
SUN Qian. A probe into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 nationality's frog patterns[J]. Industrial Design, 2016(9): 140-141. (in Chinese)
- [6]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略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8(1): 131-156.
ZHAO Guohua. On the culture of reproductive worship[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8(1): 131-156. (in Chinese)
- [7] 祁庆富, 马晓京. 黎族织锦蛙纹纹样的人类学阐释[J]. 民族艺术, 2005(1): 67-81.
QI Qingfu, MA Xiaojing.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 nationality's brocade frog pattern[J]. Ethnic Arts Quarterly, 2005(1): 67-81. (in Chinese)
- [8]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9] 帕特里克·弗兰克. 视觉艺术原理[M]. 陈玥蕾, 俞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 [10] E. H 贡布里希. 秩序感: 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 杨思梁, 徐一维, 范景中,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 [11] 孙海兰. 从黎锦蛙纹分析黎族的族源问题[J]. 新东方, 2010(1): 25-28.
SUN Hailan. An analysis of the ethnic origin of the Li people from the Li brocade frog pattern [J]. The New Orient, 2010(1): 25-28.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邢宝妹)